

詞賦動江關

羅家倫鼓吹中興（下）

● 王成聖

整頓首都中央大學

羅家倫於動盪之餘接長中央大學，以謙虛的態度得到教授支持，以坦誠的胸懷獲得同學信賴，以廉潔勤謹處理校務。更明慎的選聘新教授充實各院系教學，就這樣把開了大半年風潮的學校順利的納入正軌。

他宣佈治校方針，以創造有機體的民族文化，養成新的學風為使命。他更配合國策，擴大培植人才，那時日寇已深入邊陲，大戰一觸即發，他認為培植一年級新生習科技，緩不濟急，乃先成立特別機械研究班，招收各大學機械、土木、電機三系的畢業生，施以兩年的航空工程訓練，於一九三四年秋開學，招收廿八名研究生，他向學生指出「特別機械」這一名詞，實是「悲痛的隱蔽」，為避免打草驚蛇，引發日本人的擾亂。這些學生後來有的執教美國大學或服務波音公司。

一九三六年，羅家倫主持中央大學邁入

第五年，他認為首都大學不應只是一個容納二千人的大學，應為國家培植急需的人才。

蔣中正委員長，獲得批准。

烽火之中絃歌不輟

但就在這時蘆溝橋事變發生，七月十五日，羅氏自廬山回南京即開始作遷校佈置。郊外建造一能容五千至一萬名學生的首都大學，不但環境優美，格局軒昂，其間有安置一切近代式的實習工廠和農場之餘地，當經派員四處訪查，最後選得南門外約七公里石子岡為新校舍建築地。

教育部部長王世杰與羅親往踏勘兩次，並邀請曾為蘇聯五年計劃設計學校建築的德國工程專家來南京查看後，呈報中央核准撥發建築費，並公開徵求建築圖樣，於一九三七年五月招標開工。

依這一新建築計劃共計占地八千餘畝。動工興建的計有工學院本院，航空工程系的教室及實驗室和農學院的本院。正進行設計圖樣的有理學院、圖書館與大運動場。預計三十個月全部完成。合計需款五百七十萬元，他於是年七月一日攜帶全部計劃往廬山謁蕪湖到屯溪，趕往主持中央大學附設實驗學

。

他動用原預定在南京建校的款項，移作重慶建校之用，由工學院教授不分晝夜策劃進行，於是一座可容千餘人寄宿上課的沙坪壩校舍於四十天內完成。十一月初，戰火猛烈，經過長途跋涉的中央大學在重慶正式上課，醫學院和牙醫專科學校更先重慶本部在成都上課。各項圖書儀器均已展開使用，各項課程與教學標準一仍維持南京時期的水平。

中央大學的遷移可以說是有組織有計劃的，幾千個人幾千大箱物品，浩浩蕩蕩的西上，於不知不覺中，做了政府長期抗戰而奠定陪都的前驅，在這次大遷移中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例如中大農學院牧場中有許多國內很好的畜牧行品種，羅校長最初計劃是每種選一對由改造過的輪船裝運，其餘的則囑管理員在情況不許可只有放棄。但這位月薪不過八十元的牧場管理員王酉亭卻克盡職責，在日軍攻占南京前二日僱木船將留剩的牲畜裝運過長江，由浦口、浦鎮，過安徽，經河南邊境轉入湖北到宜昌再用輪船西運。這一段游牧生活，經過大約一年時間到達重慶。

一九三八年夏，中央大學學生激增，沙坪壩校舍不夠容納，於是羅家倫又選擇一個風景清幽的地方——柏溪，建築一可容千餘人的校舍。同時，新增師範學院，電機工程系

和土木工程系，從每年一班增加到兩班，機械工程系更增至三班。醫學院還添辦一個較大規模的醫院，各院系五十六系科再加九個研究部共計六十五個單位。在武漢失守及海防被占領前陸續添購的圖書儀器也到達重慶，適應教學需要。學生人數由一九三七年南京註冊的一〇七二人，到了一九四一年六月則增至三一五三人，較南京時增加三倍。

柏溪的位置在磁器口與童家溪之間，瀕臨嘉陵江右岸，溯江而上，可達北碚。這塊地係羅家倫向當地一位王姓糧商購得的，有一小溪貫流其間，沿溪而上，則是一片平坦的土地，中大在這兒建起禮堂、教室、辦公廳、宿舍、環校馬路和體育場等，用的都是簡單的工料，完全是克難式的。這座分校，可說是由他一手規劃，連柏溪的名字也是他命名的。因為這兒有小溪，沿溪有柏樹林，風景絕佳，交通稱便，又可避敵機的轟炸，恍如世外桃源。

一年級新生的通識課程，其中「黨義」一課是由羅家倫親自講授的，共兩個學分。因為是必修課，學生人數眾多，以大禮堂權充教室。他每兩周來上課一次，都是乘坐「滑竿」（竹轎）。他每次講課，總是超過兩個小時，毫無倦容。他略帶沙啞的磁性聲音，對青年人是相當具有吸引力的。他講課的內容，範圍很廣，除了開始幾次，講孫文學說的科學基礎，和對民族、民權、民生主義的闡釋，其後則談到中國現代化的問題，新

文化運動的背景與影響，戰時的政治、經濟、教育、社會等問題，世界的哲學思潮，歷史的宏觀和微觀，以及抗戰形勢與國際形勢。這些問題雖然多半是概論式的，但是卻在無形中啟迪了青年人的心智。這些講演稿，約有二分之一左右，後來納入他的著作「新人生觀」和「文化教育與青年」兩部書上。

羅家倫為新文學運動初期的健將，以文學理論和翻譯見長，所譯「近代英文獨幕名劇選」，尤膾炙人口。

他甚少從事文學創作，惟酷愛寫詩，其早年新詩散見於新青年雜誌及新潮雜誌。同時為詩者尚有俞平伯、康白情、朱自清、傅斯年諸人，多不脫舊詩詞之痕迹，仍在嘗試階段。嚴格說來，他所寫的新詩，僅可稱為「詩歌」，並非純粹的詩，因為詩與歌是不同的。他的新詩中「歌」的成分較多，而且日後他的確寫出多首極為出色的歌，像「新疆歌」、「大漠情歌」、「青海歌」、「玉門出塞歌」等，都是音韻鏗鏘，熱情奔放，後二首都譜成曲子，傳誦一時。

羅家倫的國學基礎很深，所寫新詩殊難擺脫格律之束縛，其最成功的代表作卻應該算是舊詩「心影遊蹤集」上下兩卷。例如「山橋夜立」一首云：

「雲散月凌空，疏星落澗中；

半山秋雨過，泉響亂松風。」

飄逸遠緻，直追王摩詰、孟浩然之神韻，所以羅家倫本身即兼新舊文學之長。

(下) 興中吹鼓倫家羅

一九四一年夏秋之交，日機連續幾個月對重慶大肆轟炸，教育文化區亦難倖免。是年七月四日，中大被炸，學生第四宿舍有一半被毀，石門村（教授宿舍）亦有部分被炸，幸均無傷亡。羅家倫聞訊，即冒著危險，到校內各處視察，慰問受災的師生，並成立「防護團」維持學校的秩序。防護團的成員有法文教授徐中年、德文教授李茂祥、史學教授繆鳳林、生物教授歐陽翥，他們四位教授都體格魁梧，聲若洪鐘，被學生稱為「四大金剛」。

這年的七月七日，中央大學在重慶舉行

第四屆畢業典禮，羅家倫致辭時指出這些畢業生就是四年前在南京大轟炸中榜示取錄的，如今安然結束大學課程。航空工程系和水

利工程系的畢業更是第一次紀錄，醫學院的

畢業生尤可珍貴，因為這是在沒有經常費和臨時費的預算下東湊西挪辦理的學院，如今也看到讀完六年的一班醫科和牙醫科學生畢業了，他很高興。

一九四一年冬，羅家倫調離中央大學，由顧孟餘接任，在他離職前發生過一起風潮

，是學生打架，無關政治。當時誤傳為學潮，實係誤解。原來是有外文系同學吳鎮海，喜歡唱平劇，影響航空工程系同學的午睡，因而被毆打。文學院的同學群情憤激，航空系的同學也不相讓，雙方貼海報，互相攻擊，形成對峙的狀態。某晚羅校長親自召集文學院同學訓話，他強調人文與理工同樣重要

，社會科學與國防科學無分軒輊，學校不會厚此薄彼。不料哲學系的同學林孝本，突然起立發言，批評羅家倫在五四運動時，作學生的領袖，熱情慷慨，勇往直前，為人所欽。但現在的他與青年時代不一樣了。此話十分唐突，具有不恭，他卻慢條斯理的答道：「這是因為角色不同的緣故。五四運動是青年的愛國運動，大家都熱血沸騰，我自然也不例外。現在我做校長，對全校各院系的學生，都是同樣的愛護。你們之間發生了糾紛，我不能偏袒任何一方。一定要採取協調的方法，持平的解決問題。」經過他溫和而誠懇的勸導，這次同學間的爭執，就消弭於無形。

出使西北立功邊疆

羅家倫於主持中央大學十年之後，終告轉換職位，出任滇黔考察團團長，當時抗戰形勢艱困，大局如狂風暴雨，但雲南的龍雲仍然驕恣強橫，對遠征軍入滇疑慮重重，欲迎還拒，羅家倫率團巡視兩省，宣示中央德威，融洽地方感情，頗有功效。是年十二月八日，羅在雲南下關廣場對滇緬路上將及員

工與民眾八千餘人演講，忽得無線電傳來珍珠港事變消息，乃向群眾宣佈，全場狂呼歡躍，蓋世局從此改觀，中國得道多助。羅氏安抵重慶。

九月三日，羅家倫由盛世才夫婦陪同飛回重慶，由於預防哈密的俄機截機，而於深夜三時起飛，黎明飛赴哈密的危險區，次日抵達伊犁河邊後回迪化。

留重慶一月後，羅氏再飛回蘭州，與考察同仁聚首，穿越老鴉峽，溯黃河源西上，

這個時候，國民政府正謀經營西北，乃以責任付給羅家倫，於一九四三年春派他為

新疆監察使兼西北考察團團長。適值其父喪，乃留重慶辦理喪事後出發，他把西北考察團區分為鐵路、公路、水利、農林、畜牧、墾殖、工礦、民族、教育、衛生等十二部門，由政府各部會專家與學術機關學者組成。共四十六人，於一九四三年六月七日，在他率領下由重慶首途，從事於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五省國防建設之考察與設計，七月三十一日，羅等一行出嘉峪關偕考察團諸同仁考察玉門油礦後，繼續西行，沿途羅與工程師凌鴻勛等策劃甘新鐵路路線。八月抵迪化，由新疆督辦盛世才迎入督辦公署。八月十九日，羅氏與凌氏西行達烏蘇。二十一日，抵霍爾果斯，中俄邊界，羅、凌兩人不欲兩國邊卡有所警覺而能一窺邊界實況，乃同乘一輛公路局救濟車在廣仁岔道上與考察團分手，以高速度馳抵邊境卡官辦公房，下車步行欲至橫跨霍爾果斯河上的國境橋，用手一撫「國門」。不料距目標尚有五百尺時，邊卡官力阻前行，羅氏不理，卡官再三求止步，並謂再進則俄卡將開槍射擊，且挺身護羅，羅氏不得已乃止。返回伊寧，漫步伊犁河邊後回迪化。

由中寧至張恩堡途中，仰望賀蘭山色，雄偉壯闊，俯看黃河一曲清瑩如鑑，而悟「黃河清而知中國有聖人出」之諺語。而青銅峽為黃河入河套的咽喉，地勢高阜，留有秦漢開渠遺址，羅、凌兩氏均認為是開闢河套水利工程的樞紐，其水力可供大規模發電之用。

十一月十七日將離青海前夕，應省主席馬步芳之請撰「青海歌」，歌詞中盛讚長江、黃河的發源地及崑崙、祁連兩大名山。其原歌詞如下：

青海青，
黃河黃，

更有那滔滔的金沙江。

山蒼蒼，
祁連山下好牧場。

雪白白，
一片汪洋。

這裡有成群戰馬，
千萬牛羊。

馬兒肥，
牛兒壯，

羊兒的毛好比雪花亮。

中華兒女，
來罷！來罷！

擎著牧鞭，
騎著怒馬，
背著刀和槍，

隨便奔跑在這高原上。

我們更不能忘，
這偉大的崑崙山，

我們的祖宗就在這裡發祥！

我們要踏到這山頂上，
揚著三民主義的火把，
放出世界的光芒！

十二月六日，應寧夏省主席馬鴻達之請，校閱其所部兵馬。十六日，返抵固原，轉道天水縣，考察團在這個隴南山城集體研討兩月有餘，完成大西北建設計劃及報告十四帙，由羅氏攜帶飛回重慶覆命。

抗戰後期中俄在新疆的勢力消長，關係重大，美國總統羅斯福亦極重視。特派副總統華萊士於一九四四年六月取道西伯利亞、新疆來訪中國，羅家倫奉派赴迪化迎候，六月十八日，華萊士飛抵迪化，蘇俄支援下的阿爾泰山邊區暴民行動立即停止。但華萊士離開中國境，邊境上的衝突又起，使他認識到中俄關係的嚴重性。同時，他發現蘇聯軍官實地測繪由莫斯科官方印製的新疆地圖：

一九二六年與一九三八年兩版都將阿山（即承化，為阿爾泰山區）東南、哈密東北的布爾津和布倫托海區域全劃在新疆境內，但一九四〇年版的地圖卻將這一廣大地區劃入外蒙古境內。而這一地區南可以控制哈密、奇台，北可以隔絕迪化與阿山區的聯絡，東可以切斷中原與新疆的交通，羅家倫因此認為蘇俄繪製新疆地圖未安好心，乃將這些版式不同的地圖重繪若干份寄呈重慶。一九四八

年外蒙軍掀起北塔山事件，即根據此一俄製地圖。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一日，盛世才深夜將中央派往迪化各項人員突加逮捕，惟對羅家倫居住的監察使署未加侵犯。他認為這是盛未敢遽與中央開釁，乃先施此技以圖要挾固位，不斷以實況電呈中央，並建議請派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前來迪化挽回。十五日，朱紹良飛迪化傳達調盛任職中樞的意旨。二十日返渝復命。廿九日新疆省政府改組，由吳忠信出任省主席。十一月七日發生伊犁事件，俄軍揮兵入境，駐新疆軍固守伊犁機場待援，因天氣惡劣，飛機空投無法活動，到了次年一月三十一日，彈盡援絕，卒告失守。其後張治中及鮑爾漢提出新的解決方案，羅家倫不苟同，堅辭新疆監察使一職。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十月，羅家倫奉派為中華民國代表，赴中東、歐非、美洲考察，並參加聯合國籌設「文化教育科學組織」會議，歷時五個月，返回已闊別了八年的上海。

駐節印度折衝外交

一九四七年二月，羅家倫奉派為首任駐印度全權大使。五月一日赴任。十七日，羅向印度政府呈遞國書，這時英國還沒有宣佈予印度人民獨立的確期。中華民國的這一舉動是含有促進和象徵印度獨立的意義。

是年春，我外交部即開始與印度駐華大使梅農談判中印通商友好條約。羅臨行時，

外交部給予這一條約草案一份，囑羅氏攜帶去實地研究改進華僑待遇、邊境界務、交通與商務等問題。他到任後召集駐加爾各答總領事等詳加商討，簽註意見託人帶回南京。

這一條約，卡在西藏問題上，始終難獲解決，原來印度地圖將西藏列入中國領土之外，

我政府為維護領土主權完整，堅決嚴正交涉

，原來印度地圖將西藏列入中國領土之外，

我政府為維護領土主權完整，堅決嚴正交涉

，而印度政府始終支吾其辭。直到一九四九年春天，大陸剿共局勢逆轉，中共迅速竊據大陸，印度趕忙承認中共，羅家倫遂下旗回國，於是年一月廿五日離新德里返回台北。

返回台北後，羅家倫又擔任國民黨中央

黨史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邀聘專家考訂史料，配合中研院近史所完成國父年譜初稿。

一九五八年，羅家倫出任國史館館長，任期長達十年，其間曾多次出國，代表國家出席國際會議。在他主持下編輯完成國父全集，國父年譜曾經多次增改。

參考：

沈剛伯：「悼念羅志希先生」

王聿均：「羅家倫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

中外名人傳 稿約

本社應讀者要求及作家建議，自三三八期起增闢「中外名人傳」專欄，除聘請編輯委員執筆撰寫外，歡迎國內外讀者惠賜大作，稿約如下：

①中外名人傳每篇撰寫一人，字數每篇以不超過兩千字為限。傳文內容務必註明國別、出生地、生卒年月、重要學經歷、主要事功及成就、著述、特殊事跡、文字力求簡潔流暢，以通俗易解之白話文為限，對傳主直稱其名，單名連名帶姓不稱公、稱老、稱先生、不空格、不抬頭，以突破時空限制。

②文稿請自行影印留底，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

③「中外名人傳」以現代人物對世界、人類社會有貢獻、有影響者為限，不論在朝在野，各行各業，均所歡迎，文末請註明參考資料，以便查對考正。摘錄他人著作、推薦名人小傳須經徵得作者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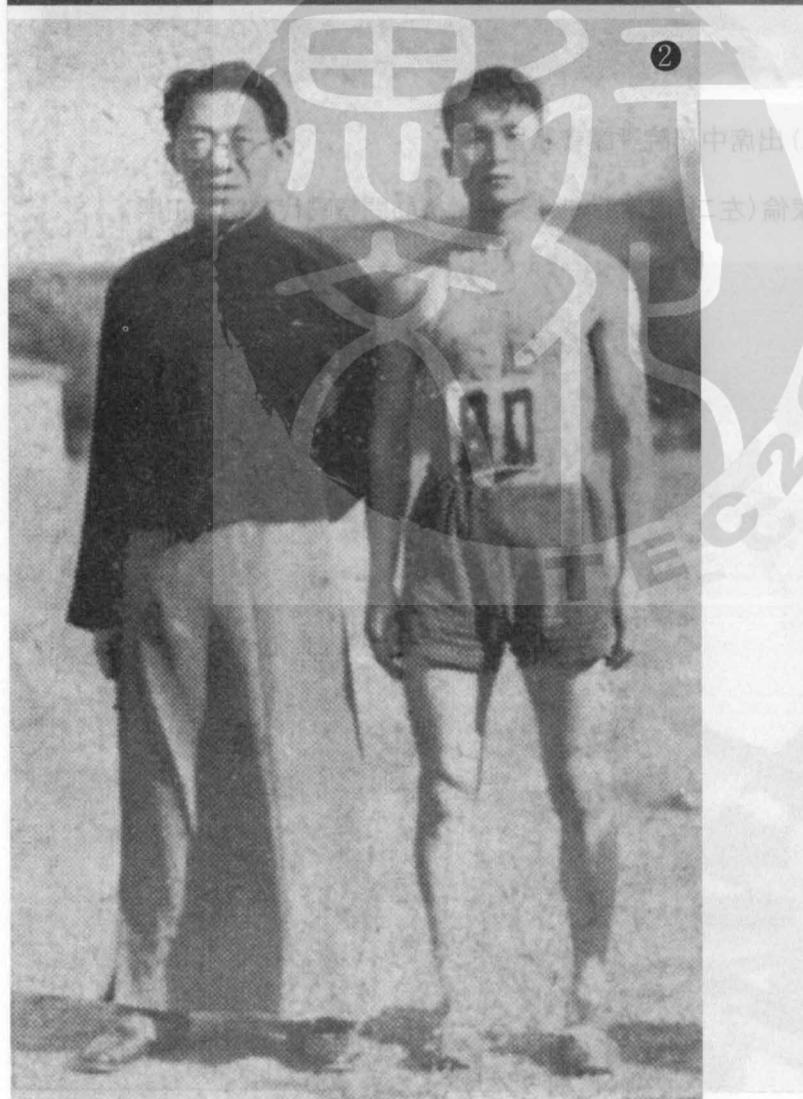
④來稿一經採用，出版後將酌送稿酬或贈送本社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

⑤惠稿請寄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中外名人傳」編輯部收。

1



2



王成聖「羅家倫鼓吹中興」插圖（文見107頁）

①羅家倫（二排左二）早年與國立牙醫專校附設口腔衛生班全體運動員合影。

②羅家倫（左）任中大校長時與獲得冠軍的學生運動員合影。



①羅家倫(前排右二)出席中研院評議會議留影。

②民國51年4月羅家倫(左二)出席亞洲作家會議後訪問韓國代總統朴正熙。

